



欧阳询读碑

余昌民

题记

理工科出身的我，最遗憾的是文史知识的阙如了。而力图补缺，是在“史无前例”年代痛下的决心。一晃六十年过去了，我开始整理书架顶层满满一排读书笔记，心想有一日集结成书，书名就叫《甲子书钞——一名清华学子的读书笔记》吧。这一工程并非想象的简单。适逢清华校友总会《水木清华》向我约专栏文稿，恰好有一组二十年前起笔的炉边杂谈类《乱读书》，承蒙主编高评，我自己竟也重拾旧爱，加倍认真起来。四海校友若同我一起读书、交流，岂非幸哉？

作者简介

余昌民，1964-1970年就读清华大学电机系。1979年考上经济管理学管理工程专业首届研究生；次年赴日本企业研修。1983年获清华工学硕士学位。同年前往招商局蛇口工业区，历任企业管理、发展研究、文化建设方面的负责人和董事总经理助理。袁庚曾致函刘达校长，有“清华失一小余，无妨大局，蛇口得之，如虎添翼”之句，成为佳话。曾任深圳清华校友会秘书长、副会长；获2009年度“清华校友紫荆奖”。是清华校友围棋社的资深元老、名誉理事长。

佞臣“有理”

宇文士及是唐太宗的近臣，此人位不算高，却巧伺人意，奴颜逢迎，唐太宗瞧不起他，又离不了他。这一类人最精于利用“人性的弱点”，所以极易在近身接触与嘻嘻哈哈之中影响主子，成为一大祸害。

有一天，唐太宗在一棵树下停住脚步，称赞说：“多好的一棵树。”宇文士及立即接上一通赞美，滔滔不绝，连皇帝听了都不舒服。皇帝脸一沉：“魏征常常劝我远离佞臣，我不知指的是谁，对你有一些怀疑，现在明白了，果然是你。”

如果惶恐跪下、连称“罪该万死”，那就不是宇文士及了。

宇文士及一边叩头一边表白：“宰相班子在朝廷上与陛下争论，往往折陛

下的面子，陛下倍感压抑，龙颜不欢。今贱臣恰在身边，若不多说些顺从的话，陛下虽贵为天子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于是皇帝不生气了。

风云变幻俱在不言中

宇文士及为皇帝割肉，然后用饼擦手，皇帝连连看他，酝酿着心中的不满。宇文士及佯装没有察觉，继续慢慢地擦，最后把擦手的饼放进嘴里吃掉了。

稍瞬即逝的场景，高明自然的表演，波澜不兴的交锋，一场后果难料的风暴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

妙在有人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一段。

欧阳询读碑

书法大家欧阳询（太子率更令）路见一块古碑，是西晋书法家索靖所书，

勒缰站住，看了好一会儿才走。走了几百步又回来，下马站着细细地观赏，站累了便席毡而坐继续品味；后来干脆在碑边住下，三天以后才离去。

这样回环再三的踌躇心态人人都有经历过，只不过欧阳询读碑的心情一次比一次强烈，而索靖的书艺好到什么程度，全在他的举动里表现出来了。欧阳询谦虚好学，可见一斑。

1400 年前的天文官

太史令李淳风（天文学家、数学家）校正了新历，预言某日将出现日食，而那一天原被选作吉日，故而引得唐太宗不快。“假如到那一天日食没有出现，你将怎么办？”皇帝威吓地问。“宁愿一死。”李淳风果决地回答。

到了那一天，皇帝来到庭院等着观察日食，看看时辰将到，对李淳风说：“我放你回去与家人诀别。”李淳风指着日晷的针影说：“还差一刻，到这里日食就会出现。”后来日食果真准时出现，不差毫发。

没有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，对日月运动了如指掌，不惧以性命担保，我们的先人真是了不起！

考评官员的眼力

卢承庆尚书主持考评百官，

有一人督运漕米，遇风覆没，卢尚书下评语说：“监运损粮，评中下等。”岂料那人神情自若，不发一言而退，卢尚书觉得他度量可嘉，将评语改作：“属不可抗因素，评中中等。”那人既无喜容，亦无愧词，卢尚书心想此人不简单，最后评语改成了：“宠辱不惊，评中上等。”

从这里可以看出：考评干部这件事自古有之；卢尚书观人不拘泥于某些硬条件，给后来者留下启迪；风度、气量可能决定一个干部的能力，是衡量人品的重要方面。

不放过皇帝过失的人

刘仁轨是左仆射（yè），戴至德是右仆射，世人多称许刘，轻视戴。有一个老妇人呈递状子给戴至德，还未等戴下笔，追问左右人说：“这位老爷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？”答：“戴仆射。”老妇人赶忙上前：“原来是不管用的仆射，快把状子还我！”戴至德笑着退还给了她。

戴仆射在位时业绩平平，会议中也好像不大会说话。他去世以后，唐高宗威然叹道：“我再也听不到至德的声音了。他活着的时候，只要我处事不当，他从不会放过我。”说着翻出戴至德一盒盒的奏章，边看边落泪。这下朝廷上下才对他另眼看待。

如何评价一位重臣，不在于他外表光鲜，长袖善舞，而在于他是否能平稳驾驶一艘航船。人们对戴仆射的厚重心存误解，老妇人撒状一事，正是绝妙的铺垫。

不放过皇帝的过失，不但需要鉴识，还需要勇气。唐高宗临章涕泣，也算识大体的了。

共振之妙

洛阳有一个僧人，他的僧房中所悬石磬半夜里自己会响，僧人不明所以，疑惧成疾，求术士作法驱邪，也毫无用处。

太乐令（音乐总监）曹绍夔来探望这位生病的朋友。僧人说了病因，又轻击斋钟，磬果然嗡嗡作响，曹某一笑：“明天准备一桌好吃的，我来为你解决。”僧人将信将疑，第二天设席以待。

曹某享用了饭菜，从怀中掏出一把锉刀，在磬石上修磨了几处便离去了，从那以后磬石自鸣的事也就根绝了。僧人苦问根由，曹某说：“磬与钟律合，故击彼应此。”僧人大喜，病也就好了。

曹绍夔所说的律合，其实就是固有振动频率相同的意思，磬石因钟而鸣，就是引发了共振。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不仅懂得原理，还会应用，中华民族的智慧何其了得。🍵